

产业集聚背景下制造业省内转移过程与机理

毕学成¹ 谷人旭¹ 苏 勤²

(1.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上海 200241; 2. 安徽师范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安徽芜湖 241000)

摘 要:运用区域基尼系数与变异系数测度江苏省 2001—2015 年制造业集聚的状态及其演变特征,通过产业重心、区位熵与产值分别测度制造业重心、优势产地与主要产地及其省内转移的过程,且在此基础上分析江苏省制造业省内转移的机理。研究发现:江苏省制造业集聚状态表现为先集聚后扩散的“倒 U 型”特征,在集聚与扩散阶段江苏省制造业重心分别在向南与向北转移;制造业优势产地变动较大,多数产业部门的优势产地由苏南转移到了苏北,但主要产地有着较强的“黏性”;制造业产业在集聚阶段的转移强度低于扩散阶段,劳动密集型产业先于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经济转型、承接地经济发展水平、地理距离与政府政策是影响制造业省内转移的 4 个主要因素。

关键词:制造业;产业集聚;产业转移;区域基尼系数

中图分类号:F061.5;F129.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18)03-0077-08

江苏省位于长三角城市群的核心区域,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的省份之一。自 1994 年江苏省第九次党代会首次提出实施“区域共同发展”战略以来,江苏就协调区域间发展制定出台了大量政策与方针,且历届省政府都将推进苏北发展作为协调区域发展的重点工作,并形成一系列制度安排。为解决区域发展失衡问题,江苏省政府做了大量工作,近年来,省内区域间的发展差距有所缩小,但是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善,如 2016 年苏南地区各地市平均 GDP 仍是苏北地区平均 GDP 的 2.47 倍。

区域间产业转移的均衡结果是产业在空间层面的集聚,产业集聚是资本、劳动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在空间中有规律的流动并达到稳定均衡的状态^[1]。产业集聚反映产业在空间分布的均衡程度,是产业在空间分布上的表象特征;产业转移则表征产业集聚程度变动背后网络化的区域关系与行为,产业集聚不仅会受到区域内部产业转移行为的影响,同时也会反作用于区域内部的产业转移行为,并且由此产生“极化”与“涓滴”两种效应^[2]。伴随全球生产网络的发展与深化,生产要素以及产业自身开始加速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与转移^[3],国外学者开始关注

国际间产业转移现象且进行大量研究,由此形成劳动力部门转移论、中心—外围论、产品生命周期论、梯度转移论、雁行模式论、边际产业扩张论、国际生产折衷论等经典理论^[4]。国内学者根据我国的现实情况,提出国内产业集群论、梯度推移与反梯度推移论等^[5]。在应用研究领域,国内学者的主要关注内容集中在产业转移现状、原因、效应及管理对策等方面。从产业转移的现状研究来看,叶琪认为伴随着产业升级与转型,大规模的产业转移正在发生,且主要表现为由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6];李然等从京津冀产业转移问题入手,对此分析京津冀三地工业产业梯度,分析产业转出地增加动态产业变化路径^[7];程李梅等通过研究发现西部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出现了“只见企业,不见产业”的企业转移“陷阱”,并未形成产业规模^[8]。从产业转移的原因研究来看,郑鑫等认为区域之间生产成本的相对变化并不必然造成产业转移发生^[9];桑瑞聪等对 498 家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后则发现要素成本、区位环境和制度环境因素是产业转移的重要因素^[10];沈静等认为,环境管制是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的主要原因^[11]。从产业转移的效应研究来看,吴

收稿日期:2018-04-16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371160);安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SK2013B198)
作者简介:毕学成(1991—),男,安徽望江人,博士研究生,从事区域经济方面研究。
通信作者:谷人旭(1961—),男,山东莱阳人,教授,博士,从事企业空间组织与管理研究。

要武基于劳动力成本视角估算了企业东部地区产业向西部地区转移的收益^[12],认为总收益规模约为805亿元~1573亿元;豆建民等发现污染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的过程中,同时也带来了废水、废气以及烟尘等废弃物的转入^[13]。从产业转移的管理对策研究来看,何龙斌认为需要从国家层面加强顶层设计,对产业的空间布局、转移项目、承接地政策以及负面效应进行统筹性的管理^[14];靖学青提出,各省市需要改善软件和硬件投资环境,扩大产业转移的承接规模,采取综合性发展措施实现区域协调发展^[15]。

从现有研究来看,当前研究成果一方面缺乏从长时间尺度来分析集聚背景下产业转移的阶段与过程,另一方面是缺乏对产业省内转移问题的必要关注,现有研究多集中全国尺度与区域尺度。由于受到省级行政权力、地方文化与企业家乡土情节等因素的影响^[16],一些产业会优先向省内转移,产业的省内转移与省外转移可能会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基于此,尝试在产业集聚变动背景下分析制造业产业省内转移的过程与机理,以期能够丰富该领域的研究内容,同时为未来相关区域政策制定提供决策参考和理论依据。

一、产业转移的模式及其表现形式

当前,狭义上所理解的产业转移是以企业为主体,以企业的搬迁与对外投资设厂为主要形式^[7],这一观点被一些学者所认同。随着产业转移问题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开始重新思考产业转移的内涵。陈刚等提出,产业转移是指一定时期内由于区域间产业竞争优势消长转换而导致的产业区位重新选择的结果,是产业发展在空间维度上的重构^[17];张公嵬等认为,产业转移不仅包括产业在地理位置上的

部分或整体迁移,还包括产业区位的变化以及产业生产份额在区域间此消彼长的全过程^[2]。

从上述学者们的观点可以发现,产业转移不仅仅是单一的企业迁移与异地设厂,而是产业区位在空间上的重构。根据产业转移的范围,可将其区分为狭义的产业转移与广义的产业转移,同时,按照产业转移的模式,其还包括了产业的显性转移与隐性转移。整合现有学者的主要观点,构建产业转移的一般模式(图1)。

由图1可知,存在两个区域A与B,其中A为产业转出地,B为产业承接地。A区域与B区域之间产业转移的实质是两个区域产业相对地位的演变,这种演变既包含A与B之间的空间联系,也可能是两个完全割裂且没有联系区域产业地位的转变。A与B之间的产业转移存在着多种转移模式,其中,企业外迁与异地办厂为常见的形式,这种形式伴随着转出地的企业到承接地进行投资与新建生产基地,以此带动了承接地的产业发展。在这一过程会伴随很多要素的流动,人员流、信息流、资金流与技术流等是主要的流动形式,同时也会给承接地带来新的企业制度与管理思想。但是,要素的流动并不完全依附于企业外迁与异地办厂,在开放的经济环境下,要素同样可以自主流动。基于自主的择业观,产业从业人员可以变更就业单位与地点,资金则可以流入更利于增值的领域,信息通过各种媒介传播与扩散,技术与制度则可以通过购买、合作、学习与再传播的方式得到推广,这两种类型的转移方式可以称为显性转移,其转移搭建了A与B之间联系的桥梁。当A区域与B区域之间没有任何直接投资与要素流动时,A区域与B区域会因为各种原因发生产业地位的转换,例如A区域产业自由衰减与B区域产业的自我发展造成了产业区域地位的轮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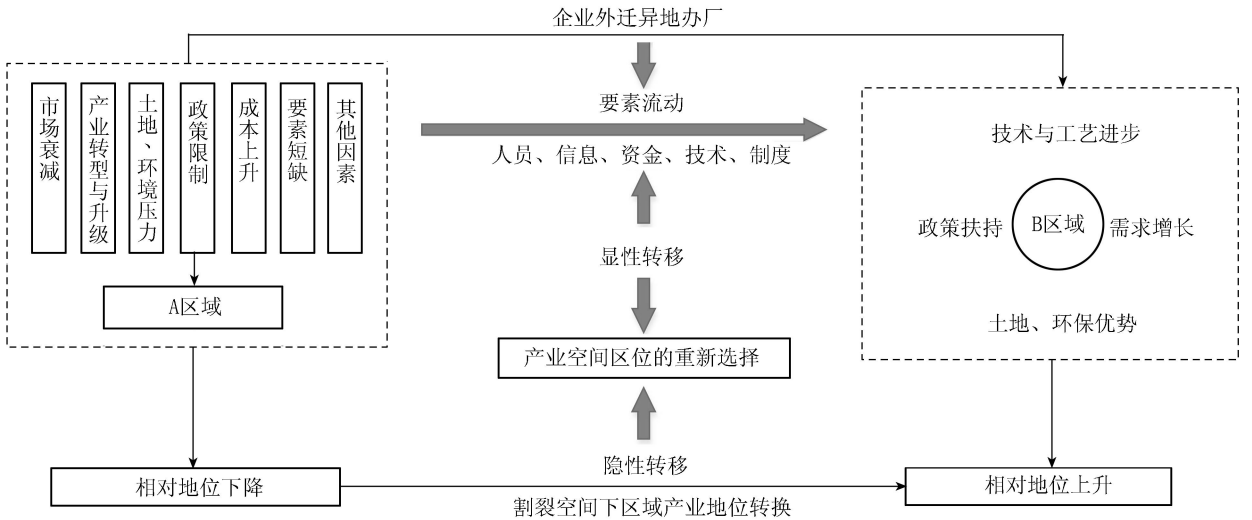


图1 产业转移模式及表现形式

其可以被称为隐性转移。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 区域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常用来衡量收入不公平的状况,地理学家将其改进为区域基尼系数 (spatial Gini coefficient) 以分析区域差异。本部分运用区域基尼系数测算江苏省产业分布的集聚与扩散现象,具体见公式(1)。

$$AG_i = \frac{1}{2n^2\mu} \sum_{j=1}^n \sum_{k=1}^n \left| \frac{x_{ij}}{X_i} - \frac{x_{ik}}{X_i} \right| \quad (1)$$

式中: AG_i 为区域基尼系数, X_i 为制造业总产值, x_{ij} 表示第 j 个城市第 i 年制造业总产值, x_{ik} 表示第 k 个城市第 i 年制造业总产值, μ 为江苏省制造业平均产值, n 为城市数量 ($n=13$); 区域基尼系数取值范围为 0 到 1, AG_i 越大,表示产业在空间集聚程度越高。

2. 变异系数

变异系数在空间差异研究中被广泛应用,它是用各年份制造业产值及各时段制造业产值年均变化率来刻画区域内部发展差异,实质是标准差与平均值的比用以反映产值偏离均值的程度。

$$CV = \frac{1}{\bar{x}} \sqrt{\frac{\sum_{i=1}^n (X_i - \bar{x})^2}{n-1}} \quad (2)$$

式中: CV 为变异系数, x_i 为指第 i 市的制造业产值, $\bar{x}$ 为指各地市制造业产值的平均值; CV 越大,指各地区差异越大, CV 越小,则说明区域内部差异较小。

3. 区位熵

区位熵衡量了某一区域要素的空间分布情况,反映某一产业部门的专业化程度,同时也代表某一区域在高层次区域的地位和作用。在产业结构研究中,运用区位熵指标可以分析区域主导专业化部门的状况,其计算公式如下:

$$LQ_{ij} = \frac{x_{ij}/q_i}{x_j/q} \quad (3)$$

式中: x_{ij} 为 i 地区 j 产业的产值, q_i 为 i 地区的产值部门总值, x_j 为全区域的 j 产业总值, x_j 为全国 j 产业产值, q 为全国 GDP 值,以此反映研究区域在全国产业部门的地位以及专业化程度。

4. 产业重心转移模型

重心的概念源于力学,广泛应用于产业布局、经济地理、区域经济等领域。运用重心模型,笔者测算制造业行业重心迁移方向,具体为公式(4)~(5):

$$x' = \frac{\sum M_i' x_i}{\sum M_i'} \quad (4)$$

$$y' = \frac{\sum M_i' y_i}{\sum M_i'} \quad (5)$$

式中: x' 和 y' 分别表示 t 年制造业重心的经纬度, M_i' 为 t 年区域 i 的制造业产值,其中 x' 和 y' 表示次级区域 i 的经度与纬度,以 2017 年各地市行政中心所在地的经纬度坐标取值为 x' 和 y' 的数据。

5. 相关数据

此次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1—2016)、《江苏省统计年鉴》(2001—2016) 以及江苏省各地级市 2001—2016 年的全部统计年鉴。考虑数据的可得性与产业的前后对应,对部分制造业部门进行合并,最终为 26 个两位数制造业部门。

三、江苏省制造业集聚及演变特征

1. 江苏省制造业集聚阶段特征

图 2 反映 2001—2015 年江苏省制造业集聚的变动情况。从图 2 可知,区域基尼系数与变异系数的变动特征较为一致,均呈现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整体上呈现“倒 U 型”趋势。根据各阶段变动的情况,大致可以将其分为 3 个阶段:第 1 阶段(2001—2005 年)区域基尼系数与变异系数逐年增大,反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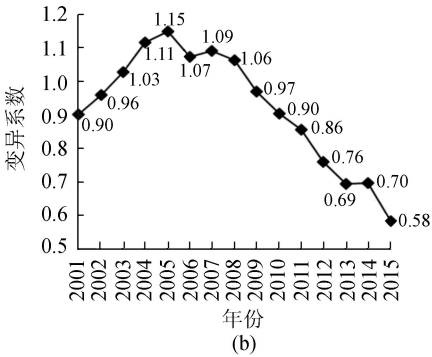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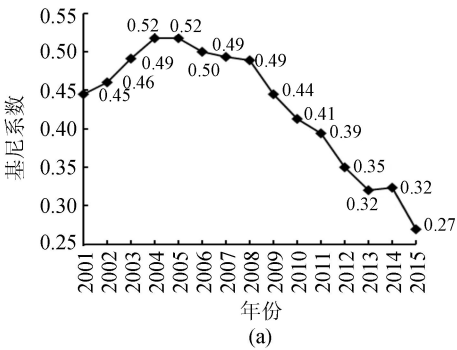


图 2 江苏省制造业区域基尼系数(a)与变异系数(b)

该阶段江苏省制造业正在集聚,制造业在空间上分布更加趋于集中,市域之间发展差距正在扩大;第 2 阶段(2005—2008 年)制造业基尼系数与变异系数趋于平稳,较上一阶段略微有所下降,江苏省制造业空间分布在调整中缓慢扩散,制造业市域发展差异变化较小;第 3 阶段(2008—2015 年)区域基尼系数与变异系数值均开始较大幅度下降,前者的变小反映制造业整体空间集聚程度正在下降,后者变小说

明江苏省市域之间制造业产值呈现的差异性表现出逐年减小的趋势,说明江苏省制造业在扩散中开始逐年趋于均衡。

2. 江苏省制造业两位数细分行业集聚特征

通过计算 26 个细分行业于 4 个时间节点的区域基尼系数,得到两位数制造业区域基尼系数变动(图 3)。由图 3 可知,江苏省制造业两位数细分行业集聚具有如下 3 个明显特征。

(1)多数产业都趋于分散,但农业衍生型制造业在苏北地区集聚

多数产业的区域基尼系数都有所下降,但是部分产业的区域基尼系数有所上升。农业衍生型制造业区域基尼系数有所上升,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与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在研究区间内呈现集聚趋势。这些行业都属于农业衍生行业,其发展离不开农业提供原材料,在工业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农业在江苏省呈现出集聚的特征,这一方面反映出江苏省产业转型升级背后的产业路径选择,另一方面也包含了产业的区位选择导向。

(2)地方传统优势产业在本地产业结构中占比下降,但是仍然具有较强的本地根植性

类似于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与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等制造业部门在 2001—2015 年的集聚程度在降低,但是,其仍然具有较高的区域基尼系数,这些制造业部门都形成了较为明显的产业集群,是地方的支柱产业。由于产业产值相对较大,并且产业前向关联与后向关联所涉及环节比较复杂,所以具有较强的

本地联系。这类产业的变化一般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本地产业结构的调整导致该产业相对低位的下降;二是通过产业转移与迁移导致本地产业下降。由于以上两个过程都相对较为漫长,这类型的产业有较强的本地根植性。

(3)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行业开始扩散的时间点不同,整体上污染型企业与劳动密集型产业最先扩散

当一个产业在某个地区处于成熟或衰退阶段时,在产业增长上表现为增长率的放缓甚至负增长,而从全局空间审视上,表现为该地区该产业的地位下降。从江苏省制造业的发展情况来看,污染型与劳动密集型行业以及部分其他类型的产业最先扩散,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区域基尼系数于 2003 年开始减小,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的拐点出现在 2004 年,而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的区域基尼系数于 2001 年开始趋于减小,纺织业与纺织服装、服饰业的区域基尼系数拐点也出现在 2004 年左右。与此同时,有一些产业拐点则出现得相对较晚,例如化学纤维制造业的拐点在 2008 年以后,专用设备的拐点在 2009 年;还有一些行业没有出现明显的拐点,例如医药产业、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与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等则没有明显的特征显示出其处于集聚还是扩散阶段。

四、江苏省制造业省内转移过程与机理

1. 制造业重心转移

运用产业重心计算公式计算 2001—2015 年江苏省制造业重心位置,并运用 GIS 软件进行可视化(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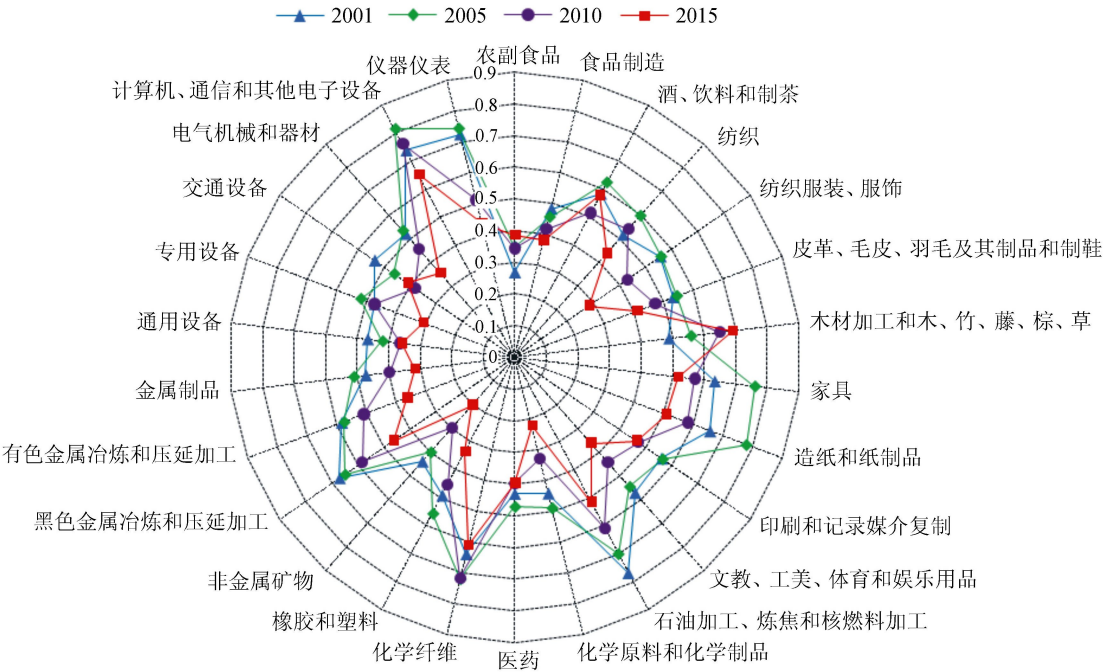


图 3 江苏省两位数制造业区域基尼系数雷达图



图4 江苏省制造业重心转移图(2001—2015)

从图4可知,江苏省制造业产业重心呈现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01—2004年,江苏省制造业产业重心由(东经119.8705,北纬32.05407)转移为(东经119.9852,北纬31.93417),呈现出向南转移的趋势,转移幅度相对较大;第二阶段为2005—2015年,江苏省制造业重心开始改变转移方向,由南向北转移。根据转移幅度,江苏省制造业产业重心转移的第二阶段细分为两个子阶段:2005—2008年,这一阶段向北转移的幅度相对较小,说明产业转移正处于调整期;2009—2015年,江苏省制造业产业重心开始呈现出相对较大的幅度向北转移。由此可知,江苏省制造业重心转移阶段与江苏省制造业集聚变动的阶段高度一致,这说明江苏省制造业空间集聚程度变大的阶段是产业由北向南集中的过程,而产业集聚程度下降的第二个阶段则是产业由南向北扩散的过程。2004年3月,江苏省政府在《省政府关于促进苏北地区加快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中明确提出“鼓励苏南产业向苏北转移”这一政策措施,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产业重心由南向北转移。

2. 两位数细分行业省内转移

从中国制造业的经验研究来看,关于制造业是否发生大规模转移这一问题具有较大的争议:一方面,学者们在行业、时间跨度与地域尺度选择方面有所不同;另一方面,学者们对于产业转移的测度方法选择与运用也有区别。基于宏观产业转移概念可知,产业转移是产业在空间上的重构,可以用区位熵来进行测定,区位熵不仅能够反映产业在本地的地位,同时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衡量产业在全区域的竞争能力,可以认定为产业的优势产地。但是,由于区位熵更多是基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对产业相对地位进行比较,导致其难以反映产业规模,所以会存在

特定产业在某个地区区位熵值很高,但是产值很低的情况。以区位熵进行测度会忽略产业规模,为此,将产业产地划分为优势产地与主要产地,并尝试从两种产地变动的角度对江苏省产业转移现象进行梳理与探索。前者以产业区位熵值衡量,后者则以产业产值数据进行度量,优势产地反映特定地区该产业在高层次区域的相对优势地位,主要产地反映地区的生产能力与规模,优势产地与主要产地既有可能是同一地区,也有可能会有所区别。

为简化分析,取产业区位熵值与产业产值最大的地区分别为产业在江苏省的优势产地与主要产地,计算得到2001年、2005年、2010年与2015年江苏省制造业两位数细分行业的优势产地与主要产地,运用GIS进行了可视化处理(图5)。由图5可知,P1与P2分别为2001—2015年产业部门的优势产地与主要产地及转移路径,P3与P4同时包含(2001—2005)(2005—2010)与(2010—2015)4个年份与3个时间段内产业的优势产地与主要产地及其转移路径。P1与P2反映2001—2015年江苏省制造业转移的格局,P3与P4反映2001—2015年制造业转移的具体过程。图中节点之间的连线表示产业从转出地向承接地的转移产业类型、路径及阶段^①,为此可以发现如下特征。

(1)制造业优势产地变动较大,苏南与苏北分别为产业的主要转出地与承接地

通过P1可以发现,两位数细分行业的优势产地

^①行业代码以2017年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为准,P3与P4中的连线上标注的(1)(2)(3)表示了产业发生转移发生的阶段,分别为2001—2005阶段、2005—2010阶段与2010—2015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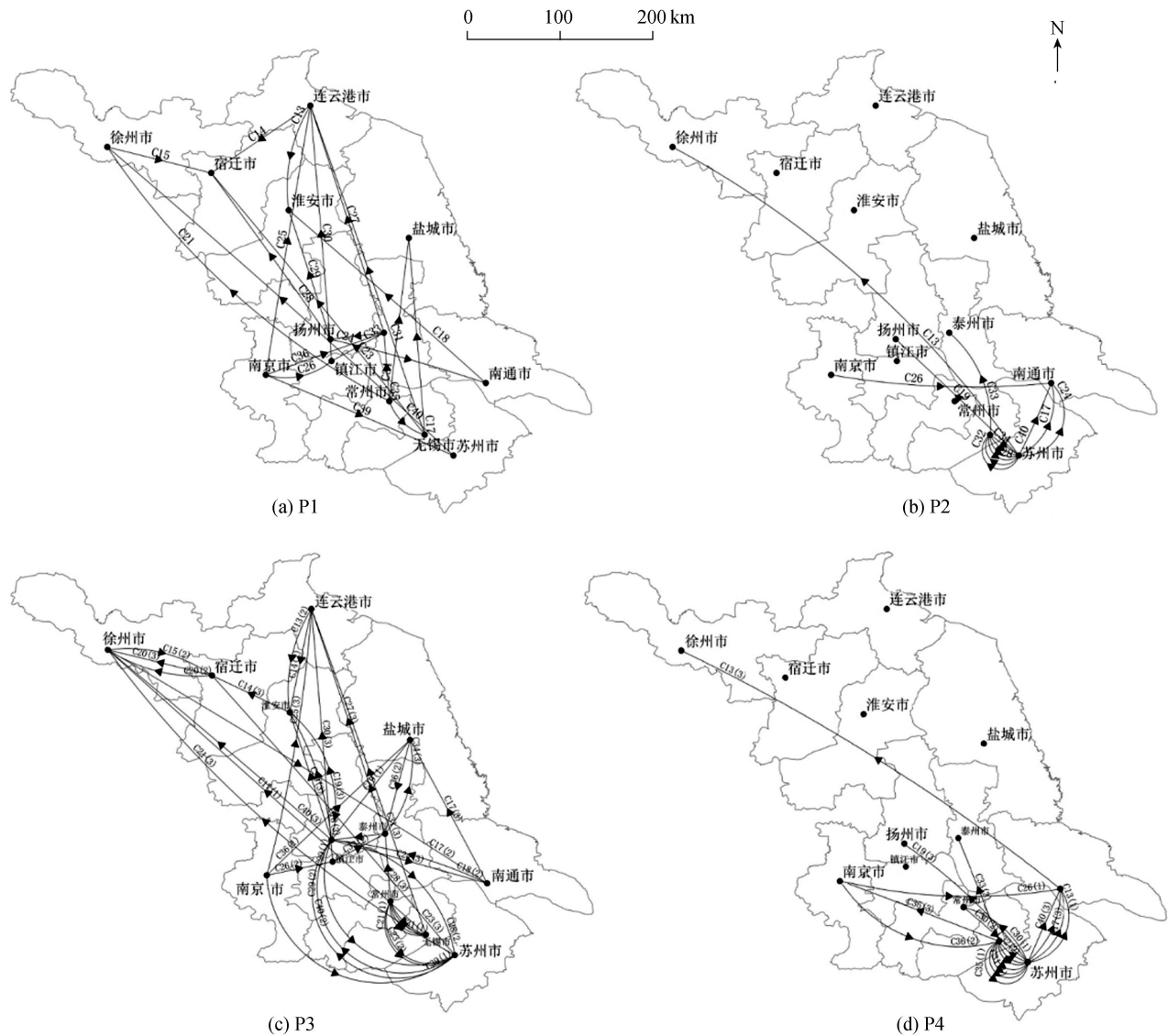


图5 江苏省制造业优势产地与主要产地及转移路径

转移网络较为密集,26 个行业部门中仅有 2 个行业的优势产地没有发生转移,其余 24 个行业部门均发生了转移。制造业优势产地由苏南向苏北转移趋势明显,2001 年,苏南地区是 14 个产业的优势产地,随后逐年下降,2015 年仅仅有造纸和纸制品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与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4 个行业主要集聚在苏南。苏北地区承接了大量制造业优势产地的转移,2001 年仅仅有 5 个制造业的优势产地在苏北地区,2015 年则增加至 19 个。2001—2015 年,纺织业、家具制造业与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等 14 个行业逐步由苏南地区转向苏北,而没有一个行业的优势产地由苏北转向苏南。从城市来看,宿迁、连云港与淮安 3 个市均有 4 个产业转入,常州与南京则分别有 4 个产业转出。产业转移是产业空间上的重构,而基于区位熵视角下的优势产地轮替则不仅体现产业的优势产地转移,同时也反映转出地产业结

构的变化,这背后可能存在着产业的转型升级,同时也伴随新产业的兴起与发展,这些都导致产业在原产地的优势地位发生相对下降。

(2)制造业的主要产地存在较大转移“黏性”,主要产地的转移多发生在苏南内部城市以及苏南与苏中城市之间

2001—2015 年共有 14 个产业的主要产地发生省内转移,有 12 产业的主要产地还在原地区,主要产地转移数量远低于优势产地转移。从产业转移的路径来看(P2),2001 年仅有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与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的主要产地在徐州,医药制造业的主要产地在泰州,剩余 23 个制造业产业部门的主要产地都在苏南地区。2001—2015 年,只有农副食品加工制造业的主要产地由苏南转移到了苏北,有 5 个产业的主要产地由苏南地区转移到苏中地区,其中苏中城市南通成为 4 个产业部门的主要产地。有 8 个产业的主要产地转移发

生在苏南内部城市之间,这说明在产业集聚程度降低的大背景下,制造业部门的主要产地并未发生大规模的转移,苏北地区仍未成为制造业产业主要产地的承接地。

(3)制造业产业在集聚进程中的转移数量少于扩散阶段,2010—2015年是产业转移的主要时间点

2001—2005年是制造业集聚的主要阶段,江苏省制造业重心在这一阶段在向南转移,从细分行业来看,有9个制造业部门的优势产地与6个制造业的主要产地发生转移,优势产地转移路径呈现南北双向转移的特征,而主要产地则是南向转移特征明显,其中有4个产业的主要产地是由无锡转移到苏州。2005—2010年,主要产地与优势产地转移数量分别为15和3;2010—2015年转移数量则分别为17与10,由此可知,江苏省制造业在扩散阶段的转移数量要高于集聚阶段。

(4)劳动密集型产业先于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制造业主要产地呈现出近距离空间转移特征

从产业主要产地的区域分布来看,2001年仅有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与医药制造业的主要产地位于非苏南地区;2005年农副食品制造业由苏州转向南通;2010年产业的主要产地则未发生明显区域间的转移;2015年纺织业、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与仪器仪表制造业的主要产地由苏州转移到了南通,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由苏州转向了扬州,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由南京转移至了南通,金属制品业的主要产地由无锡转移至了泰州。从产业转移路径来看,可以发现,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先于资本密集型行业与技术密集型行业,并且产业主要产地的转移过程中,邻近区域间的转移较为明显。

3. 制造业省内转移机理分析

(1)经济转型因素

产业转移的实质是产业在空间分布上的重构,这种空间重构既包含狭义上所理解的企业迁移,同时也伴随本地产业结构的转型与升级因素。从江苏省制造业产业转移来看,苏南地区制造业优势产地的转移更多由苏南地区产业结构调整所引起的。当前,苏南地区产业“退二进三”现象较为明显,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使部分制造业部门在产业结构体系中的相对地位发生下降,从而使部分制造业的优势产地发生转移。从主要产地转移来看,在经济转型与升级大背景下,部分制造业因不符合地区发展的长远规划而发生转移。

(2)承接地经济发展水平

2001—2015年,仅有一个农副食品加工业主要产地由苏南地区转移到苏北城市徐州,尽管部分苏北地区在2001—2015年成为一些制造业部门的优势产地,但是优势产地背后可能受到了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难以反映出地区的生产能力。与此同时,有4个产业的主要产地转移到了南通市。梯度转移理论认为,产业倾向于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转移,但经验研究表明,产业转移同时存在等级扩散特征^[18],从江苏省的发展现实来看,承接制造业主要产地转移的地区均是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好的地区,这些地区具有相对较好的产业基础与基础设施,能够承接部分产业的转移,而苏北其他地区由于发展基础相对较为薄弱未能在2001—2015年成为某一产业的主要产地承接地,承接地的发展水平影响了产业转移。

(3)地理距离因素

极化与涓滴效应认为,地区发展会经过“极化”与“涓滴”两个阶段,但是这种效应会受到地理学第一定理的影响,即空间之间会存在相互影响,距离越近的地区影响作用越大。以农副食品制造业为例,其主要产地则经历了两个阶段:首先是2001—2005年阶段,由苏州转移到了苏中城市南通;然后在2010—2015年阶段,由南通转移到徐州,产业的转移经过了苏中城市的过渡。刘红光等从全国尺度梳理了产业转移的特征,发现类似于产业从长三角转向京津冀地区的跨区域转移现象较为常见^[19],而笔者从更小尺度分析的结果来看,省域内部的产业转移发生率因产业不同而有所区别,但整体上跟地理距离成反比。从江苏省产业主要产地的转移路径来看,南通、泰州与扬州等苏中地区成为部分产业的主要产地转移承接地,而苏州、无锡与常州等苏南地区之间产业双向转移现象也较为普遍,苏北等地区则由于距离较远承接的产业转移数量也较少,距离较近的地区更容易受到“涓滴”效应的影响。

(4)政策因素

自2001年4月在淮安首次召开“苏北区域发展座谈会”以来,江苏省政府为推动苏北地区发展制定了大量的政策方针,并且于2004年将支持苏北加快工业化进程与鼓励苏南产业向苏北转移作为主要的政策方向。从现有研究来看,有学者认为,政策因素会对产业转移造成影响,如覃成林等认为区域政策推动了产业转移^[20]。但从江苏省的现实发展来看,政策因素对制造业优势产地向苏北地区的转移具有一定推动作用,但是对制造业主要产地的转移影响较为有限。从理论分析来看,政策因素对产业

转移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产业转移政策这一个方面,土地政策、环保政策、税收政策以及产业发展规划等因素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对产业转移造成影响。

五、研究结论与展望

1. 研究结论

运用区域基尼系数、变异系数、产业重心与区位熵等方法测度江苏省 2001—2015 年制造业集聚与省内转移的阶段与特征,结果发现,制造业集聚与扩散的阶段与制造业产业重心转移较为一致,在研究区间内制造业的优势产地转移数量大于制造业主要产地,劳动密集型产业最先转移,制造业主要产地转移多发生于苏南内部区域以及苏南与苏中地区间,近距离转移特征较为明显,制造业省内转移主要受到经济转型、承接地经济发展水平、地理距离与政府政策 4 个因素的影响。

笔者认为,从制造业产地视角研究制造业产业转移需要将其分为优势产地与主要产地进行综合分析。江苏省制造业优势产地频繁转移的背后反映转出地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本地区产业地位相对下降,而主要产地仍然存在着较强的转移“黏性”,制造业主要产地的转移优先倾向于向距离较近、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好的区域转移,同时在产业层面上分析,劳动密集型产业先于资本密集型产业于技术密集型产业进行转移。这些启示未来江苏省在制定相关产业政策时,要遵循产业转移的一般规律,在空间层面上可以通过“苏南→苏中→苏北”的路径逐步向苏北地区转移部分产业,在产业选择上前期可以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然后再逐步转移部分资本密集型产业与技术密集型产业。要充分发挥转出地与承接地的比较优势来发展与转移产业,避免产业同质化竞争现象的产生,进一步加大对苏北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大力推动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以此来促进要素流动,为产业转移与自身产业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

2. 研究展望

首先,受限于数据获取因素,对产业转移问题的分析仅考虑区位熵与产值最大的地区,未对产业的实际转移量进行分析,不能完全刻画出产业转移的全部特征,未来学界可以尝试寻求更好的技术手段对产业转移规模进行计算与测度。其次,在研究过程中发现部分产业存在着较高的转移“黏性”,阻碍产业转移,但是未能对不同产业转移“黏性”的大小进行测度,也未能就影响产业转移“黏性”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这些都是未来可以进行深入研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陈军,岳意定. 中国区域产业集聚与产业转移——基于空间经济理论的分析[J]. 系统工程,2013,31(12): 92-97.

[2] 张公嵬. 我国产业集聚的变迁与产业转移的可行性研究[J]. 经济地理,2010, 30(10): 1670-1674.

[3] 刘友金,胡黎明. 产品内分工、价值链重组与产业转移——兼论产业转移过程中的大国战略[J]. 中国软科学,2011(3):149-159.

[4] 王辉堂,王琦. 产业转移理论述评及其发展趋向[J]. 经济问题探索,2008(1):45-48.

[5] 俞国琴. 国内外产业转移理论回顾与评述[J]. 长江论坛,2007(5):31-38.

[6] 叶琪. 我国区域产业转移的态势与承接的竞争格局[J]. 新疆财经,2013(6):38-45.

[7] 李然,马萌. 京津冀产业转移的行业选择及布局优化[J]. 经济问题,2016(1):124-129.

[8] 程李梅,庄晋财,李楚,等. 产业链空间演化与西部承接产业转移的“陷阱”突破[J]. 中国工业经济,2013(8):135-147.

[9] 郑鑫,陈耀. 运输费用、需求分布与产业转移——基于区位论的模型分析[J]. 中国工业经济,2012(2):57-67.

[10] 桑瑞聪,刘志彪. 中国产业转移趋势特征和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上市公司微观数据的分析[J]. 财贸研究,2014(6):53-60.

[11] 沈静,向澄,柳意云. 广东省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机制——基于 2000—2009 年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J]. 地理研究,2012,31(2):357-368.

[12] 吴要武. 产业转移的潜在收益估算——一个劳动力成本视角[J]. 经济学(季刊),2014,13(1):373-398.

[13] 豆建民,沈艳兵. 产业转移对中国中部地区的环境影响研究[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24(11):96-102.

[14] 何龙斌. 应从国家层面对国内产业转移进行统筹管理[J]. 经济纵横,2012(2):62-65.

[15] 靖学青. 长江经济带产业转移与区域协调发展研究[J]. 求索,2017(3):125-130.

[16] 王伟光,高宏伟,白雪飞. 中国大企业技术创新体系本地化实证研究——基于地区层面的一种分析[J]. 中国工业经济,2011(12):67-77.

[17] 陈刚,刘珊珊. 产业转移理论研究:现状与展望[J]. 当代财经,2006(10):91-96.

[18] 胡安俊,孙久文. 中国制造业转移的机制、次序与空间模式[J]. 经济学(季刊),2014,13(4):1533-1556.

[19] 刘红光,王云平,季璐. 中国区域间产业转移特征、机理与模式研究[J]. 经济地理,2014,34(1):102-107.

[20] 覃成林,熊雪如. 我国制造业产业转移动态演变及特征分析——基于相对净流量指标的测度[J]. 产业经济研究,2013(1):12-21.

(责任编辑:高虹)